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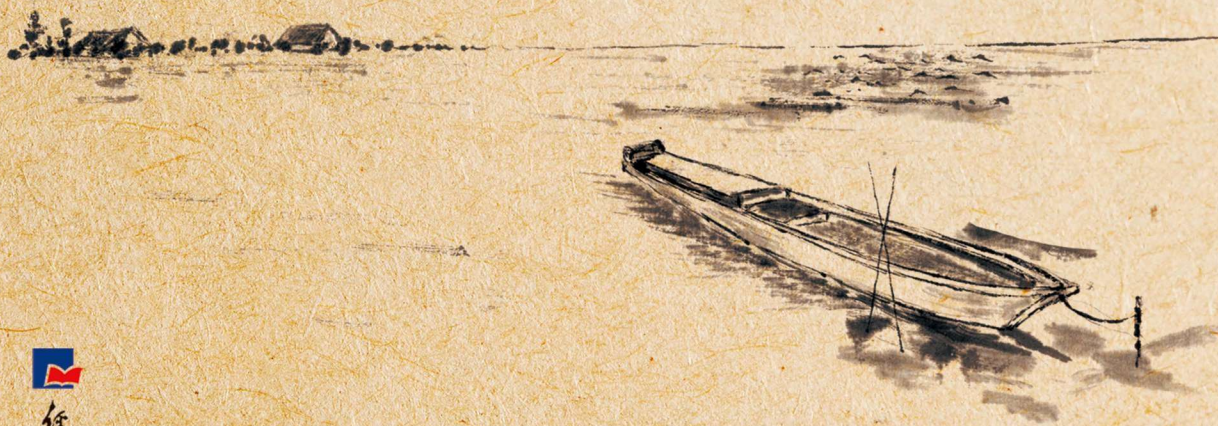


轻鸿碎纸过眼去

邓乃刚 著

一个人六十年的生活图册

一个社会六十年的变迁



经济日报出版社

邓乃刚 1947年5月生于北京，幼年随父亲迁移内蒙。1965年中师毕业后在乌盟乡下教书12年。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直从事编辑工作。多年来，发表散文、杂文、小说等数百篇。

责任编辑：林珏

封面设计：天行云翼·金丹

家里惟一的一口柴锅，是土改时分得地主的一口破锅，锅底裂了很长的缝，做着做着饭，水就滴滴地漏下来……

一个春节，我们全家竟没吃上一口肉、一颗鸡蛋。初一包饺子，一色的土豆馅儿，外加一把盐。吃得我们姐弟几个直闹肚子……

只要一扳旋钮，陕西送过来的天然气就跳跃起蓝色的火焰，实在不想动火，还有微波炉呢。至于肉饺子之类，天天吃它也不是神话……



上架建议：文学类

ISBN 978-7-5196-0007-5



定价：48.00元

轻鸿碎纸过眼去

邓乃刚◎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轻鸿碎纸过眼去 / 邓乃刚著. —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 - 7 - 5196 - 0007 - 5

I. ①轻… II. ①邓…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6883 号

轻鸿碎纸过眼去

作 者	邓乃刚
责任编辑	林 珏
责任校对	孙 楠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54
电 话	010 - 63567691 (编辑部) 63567692 (发行部)
网 址	www. edpbook. com. cn
E - mail	edpbook@ 126.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	850 × 1168mm 大 16 开
印 张	19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96 - 0007 - 5
定 价	48.00 元

轻鸿碎纸，过眼烟去，也曾散发过微光。

请让我把这本写满沧桑的散文集献给我的亲朋好友，献给鼓励和帮助我出书的同仁，献给我亲爱的读者……

目 录



家啊，家！

窑洞幽幽·····	2
当我捧起母亲骨灰的时候·····	11
南下的大哥白了头·····	20
我的大哥我的家·····	32
你好，老姐！·····	44
“帝王企鹅”·····	48
爸爸也是小儿女·····	51
女儿呀，我怎样把爱植入你的心灵？——一个父亲的唠唠叨叨·····	57
飞吧，女儿！·····	63
父母的“受难”——写给女儿的生日寄语·····	69
一个尼姑的后半辈子·····	73
安宁的小教堂·····	76
Sarah的幼儿园·····	79



故乡与老友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84
我心中的《走西口》·····	88
故乡的莜面·····	91
我在大哈达的灰色岁月·····	93
哦，我那20元钱的月薪·····	100
我至今仍怀念的那匹老马·····	103
命运只给了我一次机会·····	106
“旺火不旺多加柴·····”·····	110
未能豪饮痛失友·····	113
村里的大哥来看我·····	115
恬淡吾师滕裕生·····	118
师恩似海，母校如家·····	121
荣耀归于旱獭·····	123
阿米什人与蒙古族乡亲·····	125
祖国于心·····	127
有梦不觉人生寒·····	129
John Gray ·····	132
萍和Ade的传奇婚姻 ·····	137
命运同我玩起了灰色幽默·····	140

感时和伤时

闭上你的眼睛·····	148
当爱情挂在商店里的时候·····	151
我失落的寂寞·····	154
“眯”者感言·····	157

心平便是福·····	159
支离破碎的胡思乱想·····	161
工龄四十感怀·····	164
脑袋打眼儿后的断想·····	166
飞雪飘走这个乏善可陈的春节·····	168
他们的忏悔为什么总是不能奏效·····	171

距离有多远？

二百块钱出趟国·····	176
再出友谊关·····	178
又见邕江·····	182
“美国是个大农村”·····	184
尼亚加拉，你让我心飘零远行·····	188
打着地图去远游·····	192
异邦处处闻“乡音”·····	196
恢宏的梦幻走廊·····	200
又见野鹿·····	202
再次光临Happy rose·····	204
在美国遭遇bedbug·····	206
走马观花游深港·····	211
我最好的旅行——挪威逍遥号大西洋巡游记·····	228

有谁还读书？

不敢爱书·····	238
做为“摆设”的书·····	240
即使不做书法家·····	242
今天有谁还“提炼生活”？·····	244





外行如此变“内行”	246
我们因庸俗而丑陋	248
《经济日报》“七日谈”（四篇）	250
“只认头迎上下”	254
让心和精神清新如花	256
我听苏芮	258

乱谈异性

“解放”不是一个“筐”	262
“查岗”不如“下岗”	264
“男子汉”贵在精神，贵在人格	267
婚姻拒绝“快餐”	269
面对荒谬	271
“征服”和“教化”	273
漂亮女人不是花	275
难觅“好男人”	278
男人肩膀扛不住的“浪漫”	280
“不要爱得太疲惫”	282



家啊，家！



窑洞幽幽

说起窑洞，人们想到的只是陕北窑洞——在几万年以前，风从遥远的北方把黄土带到中国的大西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逐渐形成了这块面积广阔、土层绵厚的黄土高原。在这片土地上，自从有了人，便有了窑洞。这些窑洞，是炎黄子孙繁衍生息、创造灿烂文化的发源地。而自从上个世纪 30 年代毛主席带领中国工农红军驻扎在延安以后，这陕北窑洞便更加名扬遐迩了。但是，人们却很少知道，我们乌盟后山也有许多窑洞，当年我家居住的“房子”，就是靠山切开崖面，在土壁内开凿出深深的横洞，再把它们相连起来而成的。内蒙古很大，来到我们乌盟后山，也许你很难见到真正的蒙古包，在大山深处的一些村落里，冬暖夏凉的土窑洞，倒构成了一道道亮丽的景观。

我们姐弟几个就是在这幽幽的小窑洞里长大的。小窑洞里蕴藏着我们儿时的梦想，萌生过我们一个又一个的希望。在这幽幽窑洞里，孕育了父亲那人穷志不穷、穷在物质富在精神的人生哲学和达观文化。

1950 年 4 月，因生活所迫，父亲携全家五口，离开北京，迁移到乌盟后山一个叫坝底的小村当农民。和所有从北京来的逃荒者一样，我们除了随身的几件衣裳和少量被褥外，便一无所有了。分的住房，是本村米姓地主的一间土房。那间房子，也就 10 平米大小，大锅灶连着火炕。夏天，应该给房顶抹上一层泥巴，父亲根本不会侍弄这些，赶上大雨漏得稀哩哗啦；冬天，老乡们都在房顶盖上一捆一捆的秸草，我家没有那么多秸草盖，房梁和墙壁上结满了冰霜。那年，姐姐

8岁，我不满3岁，弟弟仅8个月。那几年，我们年年冬天冻坏了手脚，至今脚面上还留着冻疮留下的疤痕。

实在是太冷了。日子稍微松快一点儿后，1954年夏天，父亲花50元钱在翻过一个山梁的牛场沟村买下一处三孔的崖窑。这三孔窑洞面朝东依山而造，把山切进一块“J”字形的平地，窑洞的前面是一片见方百十来平方米的场面，左边分别是给鸡、猪、狗掏的小窑，右边是放牛马粪和柴草的仓窑，再外面一个小土圈儿就是厕所了。正窑的中间一孔算是“堂屋”，进去以后往左拐的那一孔是我们吃饭、睡觉的地方，往右拐的那一孔堆放着一些日用杂物和爸爸做小买卖的货物。进得窑洞，光线很暗，外人根本不知道我们藏在哪孔窑洞里，窑洞的前面还有大山挡着，只有上午10点以后才能看得清书上的字，下午4点以后就又得点灯了。起初，幼时的我非常害怕，那幽深幽深的洞洞里，会不会藏着“厉鬼”？跟爸爸走了几回，慢慢住下来，也就习惯了。

我们家的新生活，就在这小窑洞开始了。日子仍然过得很穷，过得异常艰难，爸爸不会地里的活计，我家连当地的贫雇农人家都比不上。家里惟一的一口柴锅，是土改时分得地主的一口破锅，锅底裂了很长的罅，做着做着饭，水就滴滴地漏下来，爸爸就倒出水来，把那锅用莜面糊抹一遍。烧火用的风箱，也是破旧不堪的，拉着拉着，杆儿就脱落了，需要打开风箱，把它重新装好。没有钟表，也不知道时间，家里惟一的一件工业品，就是不知什么时候新添的一把暖水瓶，一直用到爸爸去世。

但是，爸爸非常乐观，称这是“神仙洞”，是“延安窑洞”。这冬暖夏凉的小窑洞，再也不怕冬天冻坏了我们的手脚，有做饭那一点儿热气，洞子里就总是暖洋洋的；夏天，不管外面太阳多晒多热，进得洞里，就阴凉阴凉的，就如在今天都市里的空调下面。又如，冬天风雪多大，小窑洞里也感觉不到；夏天暴雨多大，也漏不进窑洞里。冬不用秸草苫房，夏不用泥巴抹房，对不谙农活的爸爸来说，省去了多少烦心事？然而，也有“受灾”的时候：我们窑洞的地面比窑外的场面低出了很多，住人那间的窗台才和场面一样高，下了大雨，水就会倒流进家里，我们不得不在门外、窗外筑了半尺高的土棱，好在后山的大暴雨不是很多。

自来到内蒙古后，父母就一直焦虑着子女们的读书问题。父亲曾多次在给南下的大哥的信中提到：“此地教育太差，附近各村没有念书人。金盆行政村（即我家当时所在的乡）仅有小学校一处，教员两名，学生约五十名。因为距坝底村有十五里地（实际够20里），秋葵（我姐）今年还不能上学。但坝底村组织小学，一时不易也。余自到此，对于文书（指文化教育）上多有所请求也。”这年，姐姐已经12岁，只在乡里跳着读了一两年书，我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子女的教

家啊，家！





育问题迫在眉睫。父亲和母亲争论来争论去，送孩子到外面上学需要学费，加之母亲自来蒙后一直不服水土、常年闹病，大约与父亲的感情也多有不和，于是他们决定由母亲回京投奔姥爷，找工作挣钱接济儿女上学。这年秋天，母亲流着眼泪回京了。母亲走后，姐姐在家休学照料弟弟，第二年被送到20多里外邻县的一所完全小学插班上高小。也是这年秋天，我在5里外的一所一个老师教着三个年级学生的临时小学开始上一年级了。



1955年冬，父亲和姐姐、我、弟弟合影。

从1954年秋天开始，我的父亲担当起又做爹又做娘的角色。姐姐被送到20里外的学校住校以后，家里就剩下了我们父子3个。为了生计，曾在孙连仲和宋哲元部队做过多年军需官的老父，挎着篮子走村串户做小买卖。为了供灶火烧柴，父亲每隔几天要到大山上砍一次柴或拣一天牛马粪。1956年，弟弟也上小学了。冬天，天不亮父亲就把我们推起来，帮我们穿好衣裳，吃好早饭，一直把我们送出村口。因为光凭雄鸡打鸣来判断早晚，有时吃完早饭了总等不来天亮，就趴在炕上再躺一会儿。晚上，父亲急着给我们做饭，他就会做莜面糊糊和炒面。乌盟后山一年四季以莜面为主，把土豆切成块儿推进锅里，待水开了撒进莜面搅拌到熟了就做成了糊糊。有时急了就烧开水卧鸡蛋，撒点儿盐面拌炒面吃。还有时索性把干莜面放在盘子里上笼蒸，那根本就蒸不熟，吃得我们走肚拉稀。还有，吃水也是一大负担，窑洞附近没有水井，我们家离村子还很远，吃水要到半里多路外的村口去挑。父亲准备了一个大缸，能盛三挑水，他就隔两三天挑一次水，这项工作就得用上半天的时间。为了节约水，每天洗脸时一盆水3个人用，爸爸

先给弟弟洗完脸，再给我洗，最后，这一盆水才轮到他自己。谈到洗澡，就更是奢望了，一年也难得洗上一次澡，记忆中，我们最早的泡澡是升入中学进了县城以后。

但是，父亲仍然十分乐观。一年到头，他总是戴着一顶不知戴了多少年的破呢子帽，近视眼镜的两条腿儿早就折了，也没有地方配，他就用粗线套在两只耳朵上。合作化时，队里把我家窑洞旁的一条小山沟留给了我们，沟里有一二亩地，算作我家的自留地。爸爸风趣地把这条小沟称作“落（读la，去声）沟”——顾名思义，是没收农民土地遗漏下来的一块。春末夏初，爸爸带着我们在落沟点进土豆，种上小白菜和扁豆、葫芦（与北京西葫芦差不多的一种，瓜肉是面的）等等，秋天饭桌就丰盛了。这落沟相当于我们儿时的“百草园”，给童年的我们留下了无穷的乐趣。夏秋之季，落沟两侧的山坡上长满了野草、野花，鸟儿在唧唧喳喳地鸣叫着，一到假期，我们就来落沟玩儿。我们把红艳艳的山丹丹花连根拔下来，插到空墨水瓶里，小窑洞里立马充满了生机。我们把甜草苗（甘草）挖回来，一根一根洗净，泡在开水里喝，又下火，又止咳。扒开草丛，会有地皮菜，拣回来用热水一泡，像木耳一样，一发一大堆，与土豆一起拌馅，那味道，今天的木耳是没法媲美的。还有野韭菜、野葱，挖回来都能拌菜吃，偶尔还能摸到和鸽子蛋大小差不多的鸟蛋，这类高兴事很多，一天也说不完。有时，我们还把家里的小黄猫抱来，看它捕捉蜥蜴和小蛇吃。这小黄猫很勇敢，有一次它叼着一条花蛇跑进窑洞，摁在那里三下五除二就吃下去了。我们还没来得及害怕，它已经扬长而去了。在小窑洞前，我们帮助爸爸喂过鸡，养过兔子，还有狗儿花花。可惜，我们都不会养，又没有东西喂它们，最后只剩下七八只下蛋的母鸡了。夏末秋初，窑面上会长出一丛丛的芦草（芦苇的一种），它的枝条都很结实，我们两个长到十来岁时，有劲没处使，就抓住芦草从窑底攀上两三尺高的窑顶，还比试谁爬得快。少年不知愁滋味，成年以后想起这事都有些后怕，要是当时不小心掉下来，摔不断腰也跌折腿了……

幽幽小窑洞，和它旁边的落沟，是老父磋砣人生的一片避风的港湾，是我们儿时生活的一处天堂。老父的随遇而安，我们的无忧无虑，让物质上极度匮乏的一家人，仍然充满了欢乐和幸福。

然而，我们的老父并不是盲目、被动地“随遇而安”，苟安于眼前如“田园诗”般的日子。他是在用自己的人格和智慧，有意识地在影响、教育着自己的子女，在小窑洞里，我们在接受着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去世多年以后，年近三十的我又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大学期间，我接触了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著

家啊，家！





作。他在《家长教育学》一书中曾多次指出，父亲在教育子女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他说：“在一个家庭里，只有父亲自己能教育自己时，才能产生孩子的自我教育。没有父亲的光辉榜样，一切有关儿童进行自我教育的谈话都将变成空谈。”又说：“父亲肩负着承先启后，提高由他和母亲塑造的新人的道德修养的伟大使命。”虽然父亲在世时不可能读到苏氏的教育学，但他那种“榜样”的力量、“道德修养”的力量，就是在石头上也能生根开花。今天重读苏氏的这些论述，套用时下流行的一句家庭教育方面的话来说，慈祥的老父既是我们第一任的、也是我们最好的老师，而小窑洞，就是我们最早、最好的启蒙学校。

我家的窑洞，只有住人的那孔才用泥巴把四壁和圆穹抹得光光滑滑。不知什么时候，爸爸买回一张中国地图，一张世界地图，分别挂在南北两面墙上。不能小看这两张地图，我的认识中国、认识世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没有事时，我们就站在炕上琢磨这两张地图。爸爸教我们怎样读图，怎样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地辨认方向，怎样用比例尺来计算距离，怎样用图例来认识城市、铁路、河流与高山等等……上高小时，地理老师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他还没怎么讲授的问题，眼前这个孩子就一一回答上来了？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有一支歌里唱道“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殊不知，这在当时只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已，连地理、历史都不让学了，还侈谈什么“放眼世界”！而早在10年前，父亲就教他两个刚刚识字的儿子认识中国、认识世界了。对于这一切，那些浅薄的造反派也许只会上纲上线，永远也不会理解一个睿智老人的胸怀和目光。由此，我们渐渐懂得，爸爸为什么偷偷地把这小小窑洞比作“延安窑洞”，他在儿女们身上寄托着怎样的重托和期望。爸爸的热血在我身上流淌，爸爸的精神也在我身上传承。30多年后，我的女儿也如我当年一样上五六年级了，我在她卧室的墙壁上首先贴了一张大大的中国地图，一张大大的世界地图！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谦受益，满招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一个又一个的格言警句，我们都是从爸爸嘴里学来的。这些格言警句，成了我们小窑洞里的“家训”。爸爸没有扳着面孔教训过我们，更没有动手打过我们一下，他的这些格言警句，都是在不经意中随便说出来的，但却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脑海里。就以学习为例吧，我们从来没有让爸爸操过心，没有让爸爸督促过一回。每天放学回来，我和弟弟就趴在炕上写作业，直到爸爸喊我们吃饭。那时我们家连张桌子都没有，炕上只有土改时从地主家分得的一个陶瓷大盆，上面放一个切菜用的树墩儿，就算是“桌子”了。只有吃饭时才用一下那张“桌子”，爸